

## 壹号

父亲吴景中,70多岁的长沙老人吴景峰最难忘记忆。因为一部电视剧《潜伏》,他与父亲“吴站长”,61年后重逢。虽然,已隔着一道死亡的帘。

吴景中,湖北黄陂人,早年曾加入共产党,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,与蒋经国是同班同学。抗战初期在军统局临澧特训班等当过教官,1940到1942年在中苏情报所当科长,1947年4月任天津站站长。1949年去台。为电视剧《潜伏》中吴站长“吴敬中”原型。吴景峰,吴景中之子。湖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工程师。现居长沙。

1948年,在天津拍的全家福,吴景中(左二),吴景峰(左一)

往事,并不如烟。总有来自最亲密部分的气息,游走于世间透风的缝隙。惊心不必,动魄也未可知。故纸堆里再华丽的传奇,不过一个瞬间的转身;人世间飞扬的红尘,就算狂飙过后,亦要落定。无论闻达天下还是独善其身;无论煌煌而立还是默默者存;无论挤身史书,俨然名流,还是坊间传奇,萋萋草根。在“记忆”里众生悲喜同住,人间万象如一。

家住广济桥下的吴景峰老先生说:

# 《潜伏》里“吴站长”的原型,是我父亲吴景中

曾经是共产党和蒋经国是同班同学  
抢了一架飞机从天津飞回南京 被毛人凤囚禁后押送台湾

1947年,吴家四兄妹在天津

欢迎线索提供。你的往事,在这里述说。  
欢迎赐稿记忆。你的述说,在这里精彩。  
联系方式:  
0731-84329366  
yufeng6225894  
@163.com

## 壹

在天津照了最后一张全家福  
文革中,每个人脸上都画了一把大叉子

1948年秋天,天津解放前夕,11岁的吴景峰和母亲及三个姐妹,一起坐秋瑾号轮船离开天津回到湖南邵阳。时任天津站站长的父亲吴景中送他们上了船后就走了。谁也没想到,这是最后一面。

2009年,电视剧《潜伏》热播,一开始吴景峰并没有看。有天晚上他接到80多岁表哥的电话,激动得很:“快看电视《潜伏》,吴站长吴敬中,不就是姑父吗?”

吴景峰这才每晚定时守在电视

机旁。女儿等不及,买了碟一天看好几集。女儿拿着祖父的照片看了又看,觉得还真是很像。

吴景峰认为“吴站长”太老了。父亲留给他的记忆,永远定格在40岁出头的样子,总是一身笔挺的西装,浓眉大眼,头发一丝不乱,很精神。1947年,母亲从邵阳带着四个小孩子赶到天津,一家人都穿得精神精神的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。

文革中,这些照片上的每个人,脸上都画了一把大红叉子。

## 叁

从天津抢了飞机飞往南京,被毛人凤囚禁  
在香港呆了六年 等他们全家过去见面

吴景峰和父亲在天津只呆了一年半。在他的记忆里,父亲很忙,不太多说话,有时会在家里弹一架旧风琴,一边唱《苏武牧羊》、《满江红》。一家人有时也去看电影,听京剧。父亲从来不在家办公,也不带任何东西回家。《潜伏》里吴站长在家里召集开会,他觉得不对头。吴站长家里摆设也太豪华。他记得小楼房确实原来是日本人住的地方,但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抽屉里有一本世界地图册,有各国的国旗图案。还有一本动物教科书,纸很好,插图很清晰。客厅墙上挂了一幅字,写的

是一首诗: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,父亲一位西安的朋友送的。这句他印象很深,以为真的有一座叫“二十四”的桥。

当年那栋楼房还在天津的鞍山路上。他曾去看过,早已收归国有了。他围着小楼转了一圈,也没进去。

他记得在天津时,姐姐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,年终考试有两门功课不及格,按规定要退学。父亲去找过学校,但学校要按规举办。父亲就让女儿退了学,考上了别的中学。按现在的级别,他也算是个比公安厅厅长还大一点的官。

## 贰

墙上挂着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  
喜欢弹风琴唱《满江红》不给姐姐读书开后门

吴景峰的母亲叫粟韵兰。粟家是邵阳有名的造纸大王,滩头年画用的香粉纸、蜡光纸,就是他们改进生产的。她不同意家里订的亲,跑到上海,与吴景中相识相爱。

1948年回到邵阳后,粟韵兰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国民党的消息,说天津有一名党内高级官员抢了一架飞机去了南京,飞机本来是一家纺织公司去天津接职工的。她回来后又高兴又紧张:你爸爸一定在那架飞机上,但那是临阵逃脱,要杀头的。

此后一家人失去联系,不知生

死。直到1952年,粟韵兰收到吴景中来自香港的信,才知道他逃到南京后被毛人凤囚禁,后被押去台湾。经过蒋经国特批,吴景中去了香港,想接他们一家人去。粟韵兰不敢写回信,全部上交。

吴景中则在香港苦等6年,最后怅然回台湾。直到1980年,吴景中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和家人重新联系上,才得知,1961年,粟韵兰就去世了。

1983年,80岁的吴景中因心脏病去世。

## 肆

父亲呆坐书房看照片怀念家人  
吴景峰最大心愿,是去台湾为父亲扫墓

父亲的去世让吴景峰想起来就心痛不已,本以为可以见上父亲一面。稍感安慰的是他们四姐妹的照片,全都寄给了父亲,包括自己一家人在天心公园拍的照片。1989年继母回上海,将这些照片,包括吴景中保留了数十年的老照片都交给了吴景峰。继母说,他父亲经常一个人在书房里,默默地看这些照片。一坐,就是大半天。

吴景峰现在最大的心愿,就是去台湾为父亲扫一次墓。每到清明,他都会念叨。

吴景峰也记着那些默默关心过他的

人。吴景峰从小会读书,初中时还跳了一级。长沙一中毕业时,爱才的老师没有在他的档案上提及其身世,他才有机会被清华大学水利系录取。因为出身不好,当年吴景峰三十好几还是单身。大特务的儿子,哪个敢嫁他?但有位姓杨的姑娘敢。她是长沙黄花镇上的,她父母觉得吴景峰不是坏人。

杨阿姨个子高高大大的,很健谈。看得出,她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姑娘,像现在他们的屋子前面那丛盛开的芙蓉花,美美的。

■文/肖欣

## 连载

## 刘书记的小茅屋

有天刘星明下乡,到了偏远山区,见白云出岫,风过袖底,颇为快意。只苦于不会写诗,倒是想起了前人的句子。他也记不清那是谁的,脱口吟哦起来:“一间茅屋在深山,白云半间僧半间;白云有时行雨去,回头却羡老僧闲。”

身边围着好几个人,纷纷鼓掌喝彩,只道刘书记才思敏捷,出口成章。刘星明也含糊着,不说自己拾了古人牙慧。他双手叉腰,远眺满目青山发感慨:“真想学那老和尚,远离万丈红尘,到这深山里结茅屋一间,还让去白云半间。人的贪心不可太重,日食不过三餐,夜宿不过五尺。”

刘星明又道:“济运哪,我退下来之后,就到这里来,建个小茅屋,过过清闲日子。你们要是还记得我,一年半载上来看看,我陪你喝杯好茶。”

李济运笑道:“刘书记年富力强,前程似锦,结茅屋的日子还远着呢!”

刘星明写得这么好的诗,李济运不太相信。他有回偶然想起,才知道那是郑板桥的诗。李济运文才虽不是,但肚子里古典文学,也不过几首唐诗宋词。刘星明是学机电的,文墨功夫不会太好。郑板桥毕竟不像李杜,他的诗平常人知道的少。刘星明记住了这首诗,也许是碰巧读到过。他刚到乌桕县的头几个月,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吟诵“白云半间僧半间”,都说要建个小茅屋。李济运若是在

场,就只是微笑着鼓鼓掌,不再生发感慨了。他怕自己再说话,刘星明就会尴尬。那等于提醒人家说几句现话。别人夸刘书记好诗,李济运只作没听见。他是县委办主任,时常陪同刘星明下乡。照说县委书记出门,犯不着老带上县委办主任,人家大小也是个常委。可李济运年纪很轻,刘星明有事就喜欢叫上他。

没想到有人却把刘星明这些话记落肚子里去了,背地里说:“刘书记要那么多小茅屋干什么?”于是,刘星明就有了个外号,叫刘半间。刘星明到乌桕县转眼就快一年,该调整的干部也都重新安排了。有得意走运的,也有背后骂娘的。县里的干部,敢直呼国家领导人名字,却不敢把县委书

记名字挂在嘴上。哪怕背地里说起,也多会叫刘书记。口口声声刘半间的,都是些无所谓的老油条。用乌桕话讲,他们是烂船当作烂船扒了。

乌桕县还有个刘星明,他是黄土坳乡党委书记。他也有个外号,叫做刘差配。县政府换届,副县长差额选举,得找个差配。差配是官场的非正式说法,指的是差额选举的配角。这种障眼法原本就摆不上桌面,自然也不可能有个正式说法。莫说文件上找不到,字典里都找不到。李济运觉得好玩,去网上搜索,得到的解释是:差配,指古代官府向百姓摊派劳役、赋税。看来差配二字,放在古代也不是个好事儿。

《苍黄》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王跃文著

刘星明刚到乌桕县的头几个月,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吟诵“白云半间僧半间”,都说要建个小茅屋。